

忆  
往昔

## 一枚白玉兰地铁卡

□ 吴莉莉

乳名趣事

从前小人出生起名字,家长的心愿很朴素,叫得顺口就是。现在给孩子起名都郑重其事,小毛头还未出生,就全家总动员。查字典、翻黄历、求有学问的赐名,脑筋动足。

孩子除了大名外,还有乳名。起乳名随意,反正是心肝宝贝,就宝宝、囡囡地喊。孩子的成长,身体与心理是同步的,呼唤乳名,家人不能忽视他们成长的年龄段,要注意场合。

某日女士们聊天,手机都搁在茶几上。一手机铃响,众目聚焦,屏幕弹出“宝贝”两字。宝贝她妈眉开眼笑接起电话,一口一个“宝贝”地叫,那宝贝已是读高一的大姑娘了。还有呢,同事的儿子来办公室,五年级的小人长得多,快与母亲并肩。当妈的话语絮叨:宝宝,来喝水;宝宝,吃只肉馒头……众目睽睽下,半大小子眉头紧蹙、脸涨得通红,不睬他娘。旁人掩嘴笑,宝妈的脸色讪讪。宝贝孩子要得法,乳名一事说小不小,家长要考虑到孩子年龄上“断奶期”,不然何谈宝贝?

多子女的年代,爷娘忙于讨生活,小人出生后,无暇研究孩子的大名,乳名叫起来便当,大都是随意喊喊的。按孩子出生排行叫最简单,弄堂里,叫阿三、阿四、阿六的多的是,叫大妹、小弟的也不少。十多年前,静安寺胶州路上有家饮食店,店号谓“阿四头馄饨店”。名虽俗,店堂里顾客满满,生意不错。老板大概就住在此地弄堂里,是哪家的阿四头吧。对附近的食客来说,家门口的馄饨店透着方便、亲切;对过往的食客而言,不免好奇:闹市里开店,啥人不想把店名搞大、喊响来招徕顾客?冒出个不起眼的店号“阿四头”,何路神仙啊?得去尝一碗试试。扯乳名作大旗揽客,有趣了,其实何不透着店主精明的生意经?

我小学时有个女同学叫毛毛。父母是卖鱼的,家境似乎不好,她穿的都是大人的旧衣,身上常有鱼腥味。六年级时,她改名为夷君。上了中学,书读得多些,我便明白毛毛父母为孩子更名的苦心。“夷”字,寓有平安、平坦之意。原来毛毛父母曾在旧政府任职,后来失业了,只得卖鱼糊口。后又得知她父母都被重新安排了工作,不再卖鱼,家境由此改观。

社会进入了多元化时代,家长们为孩子的命名也开扩了思路。有个小学生叫姓喻,名莎贝拉,活泼可爱的她翻开一年级的语文课本,指给我看课文里的插图:你看,这是甲骨文,我们老师说的。小姑娘认真地识着最早的古汉字,让我忍俊不禁。

□ 王妙瑞

20多年前,轨交南京东路站叫河南中路站。我对它太熟悉了,自己单位就在该地铁站对面。一天下班乘地铁回家,进站前顺便在地铁卡销售专柜看看,玻璃柜里品种琳琅满目,新推出一种地铁卡收藏版,吸引我眼球的是卡正反两面印有白玉兰花朵,呈现向上绽放的姿态美不胜收。一枚这样的地铁卡收藏版售价80元,因为喜欢我就买了2枚,1枚自己用,1枚送女儿。后来手机刷卡进站也方便,但我仍未将白玉兰地铁卡收藏起来,而是继续使用。我觉得有“市花”相伴心情不一样,也许这就是人的情结吧。

我与白玉兰有缘分。1986年评选市花,组织者是市园林管理局,该局在我们市民政局楼上。当年人民公园、中山公园、虹口公园、杨浦公园各设了一个市花评选点。我选来选去还是认为白玉兰最好,它是上海初春开放最早的花,有一种“排头兵”的意味;绽放的花朵蓬勃朝上,又有争先创新的象征意义,于是路过人民公园投了白玉兰一票。当年6月公布评选结果,如愿以偿,白玉兰成为上海市花。

历史翻过一页开了新篇,我当然非常开心,走进单位附近的东海咖啡馆,买了一杯咖啡加冰淇淋慢慢品尝。我闪过一个念头,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陈老总,他是上海第一任市长啊。自己工作的江西中路215号老市府大厦,曾经是他的办公之地。机会是有的,但时间对不上。直到1993年陈毅塑像在外滩落成,我轻轻地对陈毅市长说,上海已经有了市花白玉兰。它的洁白无瑕也是你最喜欢的颜色。这是我从你的“手摸伸、伸手必被捉”的诗句中感悟到的。

追溯我对白玉兰之爱早在60年前。那时我还是10岁的孩子,家住虹口老弄堂,靠近周家嘴路舟山路口,百米长的弄堂到底左手转弯30米,有一道涂黑漆的竹篱笆墙,隔壁是区机关幼儿园,里面长着一棵粗壮的白玉兰树,树枝比篱笆墙高蔓延到弄堂里,成为我们小人闻香玩耍的绿荫之地。这“一半”树枝,当年方圆3里范围的弄堂还没有呢。如老弄堂旁边的同福里,连接景星里等好几条弄堂,能一直走到提篮桥下海庙,2000多米长的弄堂没有一棵树。所以老弄堂有这“半绿半香”已经很美了。偶尔我会用晾衣裳的长竹竿打几朵花下来,养在玻璃大

口瓶里,一间17平方米的小屋顿时飘逸天然幽香。18岁时我穿着绿军装去重庆当兵,临行时向白玉兰树告别。那天上海飘着小雪,是1969年3月12日的早晨。后来这一天成了中国植树节。多年前出于纪念的想法,我上网下单购买了一棵白玉兰树苗,种在我第一次搬家的新地方。

现在世界城市地铁总里程数上海高居第一。每有新线开通,我手持白玉兰地铁卡去乘坐体验,全球城市的发展速度令我自豪,地铁线上以市花命名的摩天大楼更让我感兴趣。浦西最高建筑白玉兰大厦就矗立在轨交12号线国际邮轮码头上。

那天我把白玉兰地铁卡贴在白玉兰大厦的墙上停留数秒,老友问这是啥意思?我说“小花”“大花”同根生,让它们亲吻一下“生”更多的花呀。老友哈哈大笑。



秀岭烟云 张易 作

在  
现场

## 仙女港慈善商店

□ 金洪运

那年和亲家澳大利亚自由行。车抵仙女港,做过攻略的孩子介绍说,这里曾经是捕鲸者经常光顾的港湾,拥有仙境般美丽的海滩,也是钓鱼、捕鲍鱼以及进行各种水上运动的好地方。可眼前的仙女港,除了一条不长的街道和几家店铺,似乎和国内小镇的规模不能相提并论。

只看见在街的西头有三两游客提着衣物从一家小店踩着笑声出来。好奇心使然,我叫上孩子陪同我到小店看看。

没有装修的小店很是朴素,店面不大,15平方米左右,但拾掇得井井有条。迎面的货架有一溜新旧不一的服装,旁边的玻璃柜排列的是日用品和小家电,墙角有一叠叠书籍和旧杂志,看着有点像沪上的调剂品商店。店主是一个七十岁开外的女士,她看见我们,马上从柜台后面起身笑吟吟打招呼“早上好”。我和孩子也笑着作了回应。

原来店里陈列的“东东”都是镇上居民所捐赠的,成色九成新,通过镇上慈善机构下属的这家小店向喜好的游客出售,而所售出的钱款作慈善开销,用以补贴居民的活动支出。

孩子逐句翻译,让我了解了老太太的情况。她是慈善机构的义工,每个星期上两天班接待游客,今天刚开门,就出售了几件T恤和连衣裙。老

太太还喜滋滋地告诉我们,没做义工的时候,总觉得浑身病恹恹的提不起劲,打从做了义工,动动手脚,活络活络脑筋,和来自不同国家游客面对面交流,洽谈每一笔生意,觉得生活很充实,很有成就感。

亲家挑选了两条连身裙,一笔生意“秒杀”成交。老太太更来了兴致,她语速很快地介绍起自己的“健身经”就是在小店“享受时光”。通过孩子的翻译,我听懂了她的意思:老年人不要因为年纪大了而停止“玩乐”,人会因为停止“玩乐”变老。她一番很有哲理的话语,让我对她肃然起敬。

## 衣橱里的西服

□ 任焯越

每到换季,衣橱里吊着的半柜西服,都成了老妻唠叨的话题。这十几套西服犹如鸡肋,食之无味,弃之可惜。

我素不喜爱穿西服,结婚当新郎时,穿的也是中山装。除了女儿结婚那次,我穿了西服外,其他都属“工作服”。工作时去海外培训或参访,当时外事工作规定,凡出访者,应备西服一套,并有若干服装费补贴,于是每次外出,一般都会添置一件西服。平时因工作关系,也需接待海外同行来访。外事部门要求,需着正装出席。于是只好把衣服带着上班,临出席活动时,匆匆换上。

记得头一两次出国,都很中规中矩。上世纪末我去美国时,特意去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旁的培罗蒙西服店,定制了一套西服。那时新式西服还未引进,那件有坎肩、有衬里的西服,穿在身上很不舒服。但在大洋彼岸活动的几十天里,我们团队每人一件西服,在北美的阳光下,天天穿行于当地五光十色的服饰流中。当时有人戏称,穿着宽大的西服,手里晃荡着一只水杯的,被当地的华人称为“表叔”。

一次同事和我说,他们出访还碰到穿木拖鞋的呢!前几年的初夏,他随团去某岛国参加一国际性会议,他们也是按照外事工作要求,西装领带。在一个

露天大会议棚坐下后,忽然一阵音乐响起,参会者纷纷起立鼓掌。只见该国领导人穿着该国的民族服装入场,脚上蹬着一双木屐。见此状况,很多代表都脱去厚厚的西服,尽情享受凉爽的海风。

后来我在参访中国香港某基金会时,负责人对我说,他们刚开始搞“一日捐”时,效果也不怎么理想,他们加大了宣传力度,也不见效。后来,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,并公布:政界、商界等人士,凡参加“一日捐”活动者,当日可不着正装。谁知此办法“深得人心”,顿时参加者众多。那负责人最后对我戏言道,可见他们苦正装久矣!

走出基金会大厦,站在热闹的中环天桥上朝下看去,无数个穿着西服的精英们来回穿梭。在各式名牌西服里,裹着多少不情愿的躯体啊!